



編輯人語

朱天石君之「痛定記」。全書有五章。現擬每期刊登兩章。以便讀者早窺全豹。

寒夜光陰 奚賦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伊將杜秋娘的金縷衣曲。就我解釋。伊道。這首金縷衣曲的大意。可是勸我們少年人愛惜光陰。

陰麼。我道。慶妹：你的解釋。是「勸君須惜少年時」一句的意義。並非全首的大意。「勸我們少年人須及時行樂。」才是全首的大意呢。伊聽了不十分懂。要求我再明白的解釋。我確窘了。只能支吾的答應著。

伊的年紀。雖是將近及笄了。確還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好孩子。伊不時總要出幾個極有趣味。含些哲理的題目來難我。然而總沒有像今回叫我解釋金縷衣曲的題目來得兇。支吾終是支吾不過的。併且伊說。今天解釋不明白。一輩子不許走離一步。唉。我這會真窘極了。我怎能將這金縷衣曲。赤裸裸解釋與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聽呢。

淅瀝的雨點。敲在玻璃上。吼吼的風聲。震得窗戶格格作響。街車轆轳之聲。愈覺得冬夜的環境。萬分淒涼。我們靜著一回。明亮的燈光。尚多情照著。映在壁上的雙影。入我眼簾。忽又觸動我的悲

最小第一百六十二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六十二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感。

唉。我是一個傷心人。伊也有些曉得的。有一次。我獨自癡坐流淚。不防伊翩然來了。伊瞥見我面有淚痕。便窮盡的詰我原因。我被伊逼迫不過。便將大略原由。告訴了伊。伊聽了。當時也曾暗暗陪了我幾點眼淚。我於是私自大大悔恨。不應該告訴伊。使伊傷心。伊從此以後。不時總拿好話來安慰我。解勸我。我著實感激伊的解勸。感激伊的安慰。使我精神上得著一些安逸。

伊母親來了。說今天又與鵬哥糾纏了。我便叫聲伯母道。慶妹以詩句就我解釋。我實解釋不明。很覺慚愧萬分。而慶妹必須要我解釋

明白。方許我走離呢。伊母親笑著道。個呢子年紀這麼大。還是這樣嬌癡。將來不知怎樣出去做人家呢。

伊羞了。靨上薄薄的現了桃花色。一眼不瞬。注視著金縷衣曲。我便乘機走了。

午夜夢迴。涼月在窗。回味方纔這件事。還令我惆悵呢。

恨海

傅白人

黑沉沉的浮雲。滿布在天空裏。一絲兒的陽光都沒有。這時候我和伊不知怎的。在一個白茫茫的大海裏漂著。我就張開兩手。把伊抱住了。忽然岸上站着一個水鬼也似的人兒。大聲喊道。「那裏是恨海啊！那裏是恨海！」我不覺大

吃一驚。睜眼一看。原來是我的天真小弟。拍着我的肩背喊道。「天不早了。快起來罷。」

死後

張寶祖

（上）

「唉！吾愛！我去了！我永別你去了！但是……我斷氣以前。進一個最後的忠告吧！……你年紀還青。我又沒丟下『男半女』。你何能為我而拋棄你將來的幸福呢！我死後……你也不必守這孤燈。一個微顫的伊說。……就……」

帶哭調的伊說。……就……」

出這話呢！今天醫生還說你不要緊呢。不說你尚不見……縱使……我也不能……啊……你……怎樣了……哇……」

（下）

「親愛的。你的前夫待你怎樣？」伊的現在的丈夫問着伊。

「你還提那個死鬼幹甚麼……我們喝過酒。」伊微溫的回答。

良晨箋

圖樣新添又四種

格式修改愈美觀

良晨箋爲最時髦之美術信箋。

張枕綠君題字。嚴箇凡胡亞光

諸君精繪種種風景美人花卉動

物靜物圖畫。發行甫半載。銷

售數千萬。文人學子。莫不備

用。良以購備自用。於此一賤

之微。可使人知君爲愛好美術

者流。分贈親友。又價廉而惠

厚。所以大衆樂購。每購動輒

千萬計也。

最近又新製圖畫四種。格式加

以修改。所印顏色。五顏六色

。有極特別而難以固定之名稱

者。

樣賤每封一百張。郵惠郵票二

角即寄。

價目
每七百張大洋一元
每一千五百張大洋二元
每四千張大洋五元
每九千張大洋十元
每十萬張大洋一百元



上海南市新碼頭
裡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發行



胡文 天白



胡寄塵啓事

前草「短篇小說概說」因他項事務煩多。未能逐期登載。對於讀者。非常抱歉。今第十四章已畢。作為上卷。暫一結束。下卷待稍遲再行續作。特此告白。

酸木。且天暮矣。而若人竟杳然。

遠道歸邪。何慳此一面。

巾之不同有如其面

歐東谷

酒肆茶樓。每遇顧客之至。侍者輒首以巾進。吾人來自市中。汗漬塵痕。交粹於面。偶然得此。拭除污垢。意亦良適。顧內地民俗。多習怠惰。不諳清潔。就飲其間。咸慮經人既多。未嘗頻用沸水澣過。易資疾病之傳染。大多隨手置之。不敢近諸面龐。此亦恆人心理應有之想像。初非故為此軒輊也。湘垣有小飲處名飛羽觴者。佔地雖狹。難容多人。以取值廉。而菜饌又非甚惡。故人頗樂趨之。一日。予與友人數輩往飲。甫入座。侍者持巾

花霧

(三)

樂陶陶齋主人

賽會之夜。家家懸紅燈于門。陶陶率其明儕。于深巷稀人處。摘燈無數。以為笑樂。濤家雙燈。亦儼然在手。更愈悅若異數。適提燈重經阿濤之居。則阿濤與其家人咸在。方詫其燈之失也。則縈然若在若

輩手。有不甚惑。濤之弱弟。乃能瞥見其為已物。立呼而前。更何顧而不能不委棄哉。將去故鄉之前日。甚致念於阿濤。殆不可不一而也。然惱人風雨。故似作梗。陶陶心煎久之。決攜紙傘竟出。植立巷中。心候若人之歸。既靜待矣。雨打衣裾盡溼。兩腿亦

最小第一百六十二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六十二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以獻。眼簾觸處。為狀黑濁。令人望之欲嘔。詢其何以任其醜陋若此。彼乃訝然若有所失。嗣即顧而言曰。誤矣。誤矣。此特專備為彼業煤炭商人用者。猝不及察。遽以攜來。失禮甚矣。因再詢得其詳。蓋嘗有販運煤炭之流。恆喜就食於此。侍者憎其小費之給與。不若衣裳楚楚者之能如量以無吝也。遂薄視鄙夷之。至將垂簾之巾。別置他所。經數日不一洗滌。遇彼輩至。則舉以授之。亦甚相安無違詞。於是此黝黑之巾。馴成傳輩專有物矣。非真由若輩之炭跡煤痕點染於其上而致如許其污也。繼更將所謂佳者至。則果狀殊潔白。迥異先時所見者。且有香氣氤氳。觸

入鼻觀。飲罷過歸。從而思及此商人數輩。同是圓顱方趾。同服短袂長袍。非如舟子運夫之手搬肩負。汚及其身。予人以不可或近。徒以酒肆中一介少與之故。致遭侍者之白眼。擅為階級之區分。清濁之判別。市井小人。斤斤較利。本色當然。固無足道。特深有慨乎用財之道。亦良不易矣。

我在上海所遇的兩件事

王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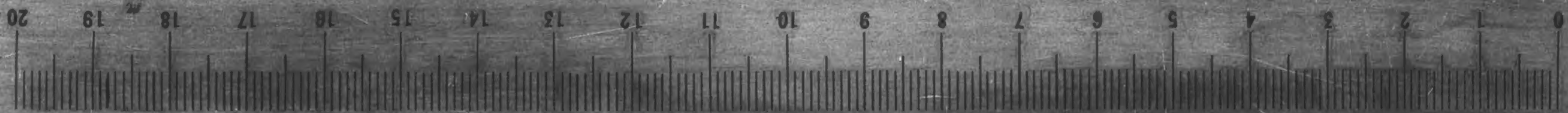
我至上海之第一次。最感不快。即為遊戲場中堂倌打手巾。麻煩可惡。此種謀利法為最下下等。我終身不忘其惡。尤一可笑之事。在一路電車中。遇

一時髦女郎。與我傍窗坐。絮絮就語。彼以我為老上海也。實我口帶北音。自知若一回答。必令渠退避三舍。故始終無一語。惟會笑點頭而已。我知彼必疑我為有神經病之人。及令思之。最堪發笑。

落英繽紛館情語

葛憶真士女

情人所贈之物。雖極陋而為平時極惡之物。然因愛屋及鳥之故。亦必珍藏之。情貴專一。不可濫施。不則情必非純潔之愛情。飢寒交迫時。得把玩情人倩影。則飢寒可立解。誠摯之愛情。決不因金錢為轉移。異鄉客子。聽聲聲子規。則其歸心



爲何如。
閨中少婦。見陌頭柳色。則其心中之怨恨。又爲何如。

九鯉湖

鄭逸梅

小雲陳君。余之友也。自東瀛歸。諸友以別兩年。爲洗塵城外某酒樓。小雲述廬根之游之壯之奇。山頂有廣池。殆爲我國名山所未有。章子誦芬曰。不然。我聞吾師李揆一先生言其兄客閩中數年。曾偕友人游莆田九鯉湖。此湖亦在山。銜接有九。誠奇觀也。湖上有九仙祠。九仙者。相傳何姓。廬江人。生漢武帝時。兄弟有道士者。預料淮南王必不能久存。先避去。來此湖上。煉藥成丹。以飼九鯉魚。魚皆化爲龍。乘之仙去。後人

即湖上立廟肖像祠之。九湖之名。雷轟第一。瀑布第二。珠簾第三。玉柱第四。石門第五。五星第六。飛鳳第七。棋盤第八。將軍第九。九湖亦名九祭。祭者瀑之異名。九祭皆瀑。惟第二則其名。蓋九湖皆匯瀑而成也。日本區域狹小。故所有佳山水。游者易徧。恆詫爲奇異。其實我國所有之奇境。有過之無不及者也。按鯉湖九祭。在莆田西北七十餘里。亦國中名勝之一。

痛定記序

徐碧波

在昭陽大淵獻歲不盡五日之夜。忽夢至天石府。觀渠行色殊匆遽。偶目堂奧。則有一榻。流蘇低垂。微聞呻吟聲。似有人謂我曰。此即

■最小第一百六十二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六十二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幕威祕而弗揭。非致創極痛深時。未敢稍洩。今天石之痛定記。哀婉而沉痛。沉痛而有怨音。從知天石亦一傷心人也。然而花霧迷離。天石其暫止鼓盆之戚。往覓陶然之趣乎。閱逢困敦人日。吳門徐碧波序於紅雨樓。

糊窗

寶怡如女士

嚴冬人自換衣裳。窗亦添衣可禦涼。薄紙不教飛雪入。輕紗一任細塵揚。端居那管風霜厲。快讀長臨日月光。小小未酬人意處。得觀梅影不聞香。

似新詩非新詩的滑稽

小小說

郁都生

路上一堆糞。
我掩鼻而過。
你掩鼻而過。
他也掩鼻而過。
× × × × ×
不好了！
伊的鑽戒落在這污穢的糞裏了！
我也去掏。
你也去掏。
他也去掏。
嘆。爲什麼大家不怕臭呢？
難道鑽戒是解臭的藥麼？
▼斗室雜記 (五) 胡道靜
有一個人。他印了一部書。後面附註道「版權所有。不准翻印。」印書的人印錯了。變成「版權所不有准翻印」。有一個人竟大膽翻版

。那人大怒。尋他說話。不料他拿出原書來念道。「版權所不有。准翻印。」
大凡一句話。差不多都有同音的。如「啊呀」同音便是「阿要」。倘使一個人正在要一件東西。一個人跌倒了。叫一聲「啊呀」。那一個便答道。「要的。」豈不好笑麼。

小田攀談

董東彭

小孩子拿了一株小小的帶根花。把他種在後門泥地上。過了幾日。受着雨露的培養。花也開了。葉也綠得茂盛。小孩子看看倒很好看。一想別被人偷去了吧。於是連忙帶根拔起來。把他種在一只花盆裏。好咧。不過幾天枯死了。